

文章编号:1003-9104(2002)02-0127-02

略论京剧麒派艺术对“冷锤”的运用

苏 明

(江苏省京剧院,江苏南京 210002)

摘要:京剧麒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,固然离不开周信芳先生在舞台上的唱念做舞,离不开周信芳先生在众多的剧目中所塑造的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,同时,也离不开为麒派艺术的服务的音乐——文场和武场。其中尤其是“武场”,即打击乐,已经完全和麒派艺术“融合”在一起,成为麒派艺术的组成部分。本文浅论打击乐与麒派艺术中的关系和在麒派艺术中所起到的作用。

关 键 词:京剧;麒派艺术;打击乐;冷锤

中图分类号:J821.2 **文献标识码:**B

**Brief account on the utilization of “Leng Chui”
in QiPai technique in BeiJing opera**

SU Ming

京剧麒派艺术是已故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创造的一个京剧老生流派。长期以来,它以精湛的艺术,独树一帜于梨园,影响波及大江南北。京剧麒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,固然离不开周信芳先生在舞台上的唱念做舞,离不开周信芳先生在众多的剧目中所塑造的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,同时,也离不开为麒派艺术服务的音乐——文场和武场。其中尤其是“武场”,即打击乐,已经完全和麒派艺术融合在一起,成为麒派艺术的组成部分。

许多评论家在总结评论周信芳的舞台艺术特点时,喜欢用“鲜明强烈”四个字来概括,这可谓抓住了麒派艺术之精髓。所谓“鲜明”,即刻画人物鲜明;所谓“强烈”,就是表演节奏强烈。这种节奏强烈,包括唱腔之节奏强烈、念白之节奏强烈、身段之节奏强烈。这一种“强烈”,在舞台上体现出来,又必须用适当的打击乐来烘托、来表现,从而,在京剧打击乐中就形成了极富个性的“麒派锣鼓”。

麒派锣鼓博大精深,不是笔者能在这里置喙的。笔者只是想就麒派锣鼓中“冷锤”的运用,来谈谈打击乐与麒派艺术中的关系和在麒派艺术中所起到的作用。

冷锤作为京剧锣经,通常是为了配合最坚定的语气或简短的下场亮相。由于在演奏时孤孤单单,如异峰突起,峭立在面前,因此,所营造的舞台气氛,强烈、短促。周信芳在塑造人物时经常使用这一锣鼓点子,并赋予它许多崭新的内涵,从而形成了带有强烈艺术个性的“麒派冷锤”。这些“冷锤”在舞台上的出现,都不是盲目滥用的,而是经过精心设计,同剧情、人物紧密相关。

一是有力地配合身段。如在《四进士》中,当周信芳演到宋士杰将要为杨素贞打抱不平时,髯口一甩,右

手顺势用劲地将撒开的纸扇狠狠一捏。动作干净利落，决不拖泥带水，打击乐则严密配合，给了一个“冷锤”。就在锣声猛击的一刹那，观众无不为之震撼。充分表现了宋士杰敢打抱不平的老英雄气概。又如在《打渔杀家》中，大教师来到萧恩家门前叫门，女儿桂英示意拦下。周信芳演到这里时是一只脚蹬在椅子上，用一只手很快地左右捋胡子。萧恩每捋一下胡子，打击乐就配上一记“冷锤”。在这“冷锤”声中，让观众看出萧恩在思考：来的是什么人？来干什么？为什么叫门这么急？谁是来寻衅闹事的？门外可能有暗算，怎么出去？这许多想法都是在一瞬间出现的，可以说间不容发，因此，只有用“冷锤”，才能有力地配合萧恩此时的心理节奏，从而表现出老英雄的冷静和机智。

二是有力地配合剧中人物的念白。如在《追韩信》中，家院报道：“启相爷，大事不好了！”萧何回答：“何事惊慌？”当家院讲完“大事不好了！”这里垫上一记“冷锤”，这记“冷锤”分量要轻一些，因为萧何这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当家院说明：“韩将军弃官逃走了！”才紧接着来一下重音的“冷锤”，要打得不但使萧何大受震动，也要使观众大吃一惊。正是这样强烈的节奏，才能表现出思贤若渴的萧何此时如五雷轰顶极度惊骇的神情。

周信芳先生在演出中使用“冷锤”虽多，但决不是“一道汤”，而是注意轻重阴阳。比如在《乌龙院》“闹院”一折中，有人作过统计，宋江和阎惜娇吵架出门后的独白，连续用了二十三下“冷锤”，但注意用“硬锣”、“软锣”交替使用（见陶雄《评周信芳的艺术道路》，载《文汇报》1978年8月17日）。比如当宋江念“难道我宋江是好欺的不成！”“想这乌龙院乃是我宋江所置，我不来谁人敢来！”“若有风吹草动，我就是这一刀结果你们的生命！”“今天定要回去闹他个落花流水”等，在这些念白每一小段之后，他都要求来一下“硬锣”，以表现宋江的无比愤怒、无比激动之情；但当宋江冷静下来，略带自责，认为“是我自己不好，还埋怨哪一个！”时，那表示间隔段落的锣声又变成“软锣”。可是等他又想到自己“一时糊涂少打算，失足上了无底船”、“受了许多肮脏气，花了许多昧心钱”时，又怒从心头起，恶从胆边生，声调又激昂起来，咬牙切齿地表明“说不来就不来……我再也不来了”，锣声也随着转为“硬锣”。周信芳对念白节奏火候的掌握是相当完美的，而这种艺术效果和“冷锤”中的“硬锣”、“软锣”的变化使用是分不开的。

又如《清风亭》中《追子》一场，张继保不认张元秀老夫妇是亲生父母，还险些把贺氏推跌倒地，张元秀愤怒之下要责打儿子，张继保闪身跑下，张元秀出门追赶，叫道：“张继保，小奴才，慢些走，为父……赶你……来了，赶你来了，赶你来了。”这里的锣鼓把一下一下又硬又脆的“冷锤”连接起来，张元秀叫喊一声打一下“冷锤”。从每下锣鼓点听来是“冷锤”，但连接起来运用，又不同于一般的“冷锤”。这样，使张元秀每走一步都结合在锣鼓点中，同时，更主要的是更好地刻划出张元秀气愤、着急、激动的心情。

麒派锣鼓中的“冷锤”，对丰富京剧打击乐是有一定贡献的。据袁世海先生回忆，在周信芳以前，作为京剧演出的大本营北京，是不用“冷锤”的，而是多用“刮儿仓”、“崩登仓”来表现人物。而自从周信芳使用这一锣经以后，北京的舞台上开始常用“冷锤”来配合剧情和人物了（见《我学麒派艺术的一些心得》，载《戏剧报》1961年23、24期）。袁世海还谈到了周信芳的“冷锤”，对他演艺生涯的影响。他早年看《封神榜》，周信芳先生扮演杨任，在表现骂妲己的时候，周信芳“一记‘冷锤’，猛一转身，真好看，真抓人”给袁世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以后，袁世海在排演《九江口》时将周信芳在《封神榜》中的“冷锤”和身段移植到张定边这个人物身上。他说：“当我扮演的张定边听到内侍宣谕，知道华云龙已和公主成亲时，我本来是背向观众的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随着‘仓’的一记‘冷锤’，猛转身，双手外摊，就和杨任的动作有些近似。”（见《我学麒派艺术的一些心得》，载《戏剧报》1961年23、24期）

关于“麒派锣鼓”和“麒派艺术”的关系，是一篇大文章，不是在这篇短文中能够讲清楚的。笔者仅从“麒派冷锤”谈一些浅见，其意在于抛砖引玉，使麒派锣鼓发扬光大，为振兴京剧艺术尽绵薄之力。